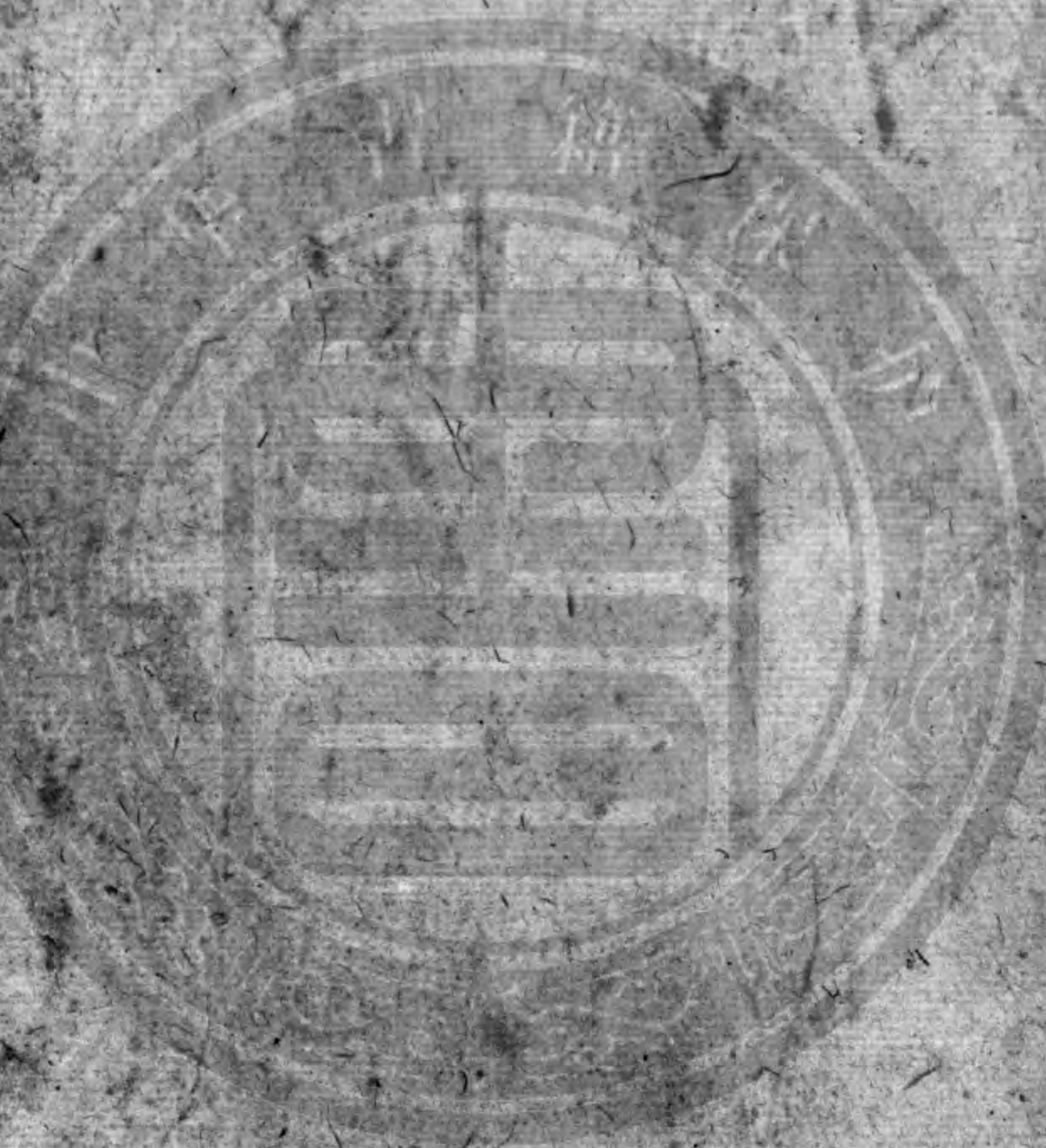


疑
器



五

五

疑耀卷之五

溫陵李贄閔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蒼梧寄生酒

五嶺之外絕無佳醞近遊宦者宴會皆嗜
蒼梧寄生酒獨其性酷熱不宜多飲第蒼
梧之酒自古有之晉張華輕薄篇有蒼梧
竹葉清陳張正見置酒高臺上詩浮蟻擅

蒼梧未審即此寄生酒否

螬可療目

孟子陳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及食井上螬食之李然後耳目始有聞見余嘗疑螬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婢恨以炙螬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則仲子之目既盲而復見

者以食螬之李也因閱本草亦云螬螬汁滴目中可去障翳孟子之言不誣矣

朱考亭妄評杜詩

杜子美詩有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之句乃詩家上乘而朱考亭引之謂其爲心不在焉則不得其正真可發咲何異癡訶說夢乎

阮宣子斂錢爲婿

晉阮宣子居貧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
錢爲婚皆名士也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固是宣子勝事然以王敦而與歛錢不無
損於匪人豈當其時敦惡尚未著耶然其
家思曠謝幼輿諸人皆逆覩之而宣子獨
不知何也至其時有求入錢而不得者其
人亦自有致宣子奈何拒之後王敦爲鴻
臚卿謂宣子無食鴻臚丞差有祿宣子竟
從其命爲鴻臚丞此與阿兄遙集不肯與
溫太真同受顧命便跌一着且宣子素不
喜見俗人遇即舍去何至與王敦周旋乃
爾大不及其家思曠以酒廢職也然宣子
固可見何至向王敦作活其爲鴻臚丞也
豈如思曠所云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
資故曲躬爲憂生計耶

帝王謚號

上古帝王皆無謚號堯舜禹湯是也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爲文兄爲武然止一字而已秦始皇削去謚法止以一世二世爲稱漢仍秦俗故謚亦一字然亦皆死而定名至唐乃生而加美謚多至十餘字以上者我朝雖死方易名然唯臣子二字若帝王則亦多至十餘字矣不意元俗尚猶近古太祖之謚不過六字太宗以下皆兩字獨秦王太師伯顏者人臣也生前輒加美謚十四字夫攷行定名是非毫不可掩豈以字之多寡爲美惡哉

元俗近古

元俗帝王送終之具椁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合爲棺置遺體於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直北寢園之地深埋之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

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此亦古人不封
不樹者之遺意也

以詩句定人品

李布政昌祺江西人卓爾不羣其行槩詳
水東日記嘗作剪燈餘話詞雖近藝而意
皆有所指故一時搢紳多有心非之者其
作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
盡可傷之句亦皆寓言韓公雍按江西即

以公有此書不祠鄉賢因憶王荆公集四
家詩不錄李白蔡天縈問其故荆公曰才
高識卑言酒色者十八九夫文人遊戲筆
墨二李之遭王韓亦不幸矣

滁地爲南北要地

滁州雖彈丸地亦逐鹿者所必爭也蓋淮
南無山惟此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
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

得滁州不惟可斷中原南顧即淮南以北一望平原無復險隘足虞故宋太祖之受周禪也其威名起于清流關之斬皇甫暉我太祖之混一四海也亦起于滁州之首克孰謂地險不足恃哉

樂律不講

國朝文明之運夏出前古獨樂律一事置而不講韓苑洛邦奇嘗為樂書行于世然

未有能講解而施行之者洪武中有山西都指揮郭敬解鍾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即合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當事者誠加意此事請開一樂律科安知無郭敬其人者出而應乎

國初乘驢

國初風俗淳朴搢紳在京師多有乘驢者

如草木子載李公紀爲治中嘗有詩云五
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
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未回嘉靖初年觀
政進士每三四人共賃一驢此風今不可
復覩矣

詩法

四言詩自三百篇後絕無繼者獨韋孟稍
近之漢魏而下詞旣偶儷氣亦緩弱至顏

陸諸篇大非風人之旨茂先勵志淵明停
雲雖云古質然尚不逮陳思王况雅頌乎
故作四言者必以三百篇爲法而五言古
必取材于漢魏蓋建安諸子猶有古風特
華采過之故渾厚不逮耳若潘陸陶謝則
去漢遠矣五七言近體唐初沿陳隋之習
雖音響鏗鏘藻思麗逸而風骨未備李杜
王孟高岑諸子繼作陶鎔變化集厥大成

至於錢劉元白則涉于淺易而才力頗弱
故作者罕尚焉

淫亂之始

淫亂之俗軒轅氏而下皆未有見者至夏
少康時浞國之君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
婦曰女岐寡居澆強禦往求之女岐爲其
縫裳共舍而宿男女淫亂實自此始

婦人遭亂

婦人不幸而遭變亂爲人所執者祇有一
死乃稱完節別無他說可自解者宋建炎
間胡兵犯廣陵有晏氏者元獻公殊四世
孫女年十五從其叔孝純官廣陵廣陵破
氏在俘囚中胡人欲脅而汙之不從或自
經或投井皆以救獲免主母愛之撫育如
已出年至三十一歲猶無恙也節則節矣
國破家亡乃偷生十五年欲何爲乎

王道導遺誅

楊用脩謂王導非忠臣其說甚詳余按晉書導之罪猶未盡也晉周札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軍事王敦反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以札爲會稽內史時札一門五侯吳士貴盛莫比敦已憚之及敦疾錢鳳欲害札宗以自託沈克譖之於敦上遂誅周氏襲札於會稽札率兵拒敦兵散

而死後札故吏詣闕訟寃宜加贈謚卞壺議以札開門延寇不宜追贈却鑒亦謂札宜從卞議獨王導數爲申復當與周顛戴若思同例朝廷竟從導議追贈余謂開門延寇乃不臣之大者後雖中異殉身何足以贖壺鑿之議於是爲正導乃以石頭開門爲信敦匡救札所以忠於社稷然則敦之舉兵內向即以隗協干政爲名亦豈忠

於社稷耶夫敦之不臣何待周顛見誅而後見其罪即其向石頭時雖三尺豎子豈受其欺者以札而信其爲匡救此不足責以導而亦云然大義滅親者不如是也當壺鑒議駁導乃抗顏爭之將誰欺乎且札兄之子曰筵者聞札開門納敦噴咤慷慨義形于色札旣可以愧死而導乃以敦之入石頭爲匡救以札之納敦爲忠蓋導亦一札耳何以謝筵於地下哉時有周撫者嘗爲敦從事中郎從敦俱反敦敗撫亡入西陽蠻中後因詔原敦撫詣闕請罪詔禁錮之而導乃用爲從事中郎又何疑導之以札爲忠也導之黨惡如此萬世其有遺誅乎

○陶侃被誣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

蘇峻誠爲一時元勳。獨史載其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至八閹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一何誣乎！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汗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明更甚於閨房者。且士行實懷異志，果有此夢，正令自知人安得而知之。其

說固不攻自破。蘇子瞻嘗言：士行忠節可橫秋霜而貫白日，余因按其行事始末，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甕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穢，亦經營不怠。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鐵奔石勒，勒收爲戍將，勒卒畏士行威名，遂殺鐵。勒嘗自負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

司馬仲達顧憚士行若此梅陶稱士行機
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欺我
哉當其義旗旣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
趨蔡洲一時勤王蔑有先者逮元勳克集
實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
著夫坐擁八州精兵在握設士行而誠有
不臣之思其改步猶反掌耳雖朝廷憚其
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處之泰然末年臥

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方
伯之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
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獨覽庾亮之傳應
詹之書則疑其跋扈觀温嶠之舉毛寶之
謀則疑其顧望毋亦行高者毀來加以蘇
峻之誅庾亮耻爲之屈士行且溘先朝露
後嗣彫零庾氏世總朝權秉史筆者能不
曲徇今乃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夢寐之

言豈爲善觀史哉

青紙詔

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密詔也說者意以青紙爲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即見如今人挾帶文字入棘試者於青布衣上以藥物寫文字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

祿命家言

祿命家言自周以來有之小雅曰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辰即所值歲時日月星辰五行之吉凶也賈誼王充輩亦皆有祿命之說第未知其術何若耳惟呂才者獨著論以深絕之至唐乃有李虛中嘗爲侍御史始精其術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支干斟酌壽夭貴賤亦徃徃有驗即今所傳子平是也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算洋曰君侯本命在申而於申上之石頭立冶金火相爍

水火相煎故受害導即移居東府病差不知其術與今同否余謂星相之家自有其理原非幻妄第非如今之術士所能推測耳術可不信理可不信乎大都十而不能得六七不足以見造化十而不失三四亦不足以見造化之巧無論星相即醫術亦然初學之醫十亦能活二三人三世之醫十亦常失二三人是人之生死自有定數非醫之功亦非醫之罪也

司馬遷論五音

宮商角徵羽五音乃天地間自然相生者司馬遷以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是反其所剋也豈別有說乎請以質之知樂者

改元

道藏中三一等經有平初太始元景延和

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皆云
上境年號然則上境亦改元耶何怪乎漢
武帝可發一笑

州里難行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余謂
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者難也何者州
里得之於常蠻貊得之於暫暫者易持而
常者難勉也士固有爲天下之通貴而不
見齒於州里者可不慎哉

漢昭烈顧命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法雖不同但毫
無私意區別其間無非欲又安天下而已
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
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旣崩其志未遂
嗣子劉禪昏愚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

昭烈生前豈不知之晏駕顧命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處此而劉氏興矣夫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也凡高祖之子孫皆得而有之何必拘拘於子禪乃爲漢祀不絕耶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爲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爲孔明置詞矣

更漏

歷法自古重事至國朝卒無士人能究心者民間更漏畧刻毫不可據昔張忠定公數領郡事其寢室中必張燈炷香通夕宴

坐郡樓更鼓必令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治以罪今郡邑守令且有不知銅壺滴漏爲何物者又安望其如忠定之更漏分明也

學官

國朝設官分職祇具空名惟郡邑學官爲甚不肖者無論已即翩翩文采者亦僅以筆札給事上人爲要務至於作養人才講

解經籍二事則毫不經心余憶宋政和中有建言者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故鄒公浩嘗爲潁昌府教授范純仁爲守嘗加禮重一日純仁欲鄒公爲撰樂語鄒辭不爲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廣厲學官者

邵堯夫不娶

邵堯夫四十餘歲始娶至四十五歲始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豈其幼年斷意婚娶至是乃念及不孝爲大耶陳希夷嘗相种明逸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六十歲卒古人不娶者衆矣若明逸者豈天欲其無後耶

險字押韻

詩家押韻遇險字雖宗匠亦難藏拙而近體押韻尤難他且勿論即杜少陵數押爲字終不能佳送王侍御往東川此贈怯輕爲從驛至東屯一學楚人爲同舍弟宴書齋書齋能爾爲宴楊使君東樓樂任主人爲贈畢曜顏狀老敬爲偶題排律餘波綺丽爲皆足掩口

世宗崇道教

世宗晚年專事祠禱每有賞罰或聽於神
歲己卯周太常怡爲給事中嘗疏斥時相
嚴嵩翟鑾言甚剴切疏中有陛下日事禱
祀而四方水旱未銷之語相嵩以間入詔
廷杖下錦衣獄乙巳始以箕仙言釋之未
幾又以熊尚書浹格營箕仙臺復逮怡丁
未二殿災又釋之時京城中相傳 上實
聞空中有神語當釋三人謂御史富平楊

爵工部郎中泰和劉魁及怡皆以言事同
繫云怡寧國府人

△ 晉八伯

晉時兖州八伯擬古八儔阮放曰宏伯却
鑿曰方伯胡毋輔之曰達伯卞壺曰戕伯
蔡謨曰朗伯阮孚曰誕伯余知之矣至劉
綏曰委伯羊曼曰黯伯不得其解時兖州
又有四伯以擬四凶張嶷之狡妄曰猾伯

羊聃之狠戾曰瑣伯擬之於凶彼固低首
而以江泉之能食爲穀伯也史疇之大肥
爲笨伯也亦以凶擬之能無反唇

燈夕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謂起於史記樂書曰
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史記無其
文豈史記復有別本耶宋太宗朝又不獨
上元張燈七月之中元十月之下元亦皆

張燈故上元皆不禁夜至溥此元年
乃詔罷上元下元張燈惟上元仍舊至今
因之

蘇東坡寓惠

余嘗恠蘇東坡寓吾惠最久寓惠錄所載
一時邂逅止羣夫子羅浮道士二三人別
無有交往者其文字書畫徧遺海內而吾
惠絕無片紙隻字豈其時未有能識公者

抑無一人足與言耶偶讀公答李端叔書
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
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摧罵輒
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
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乃知當
時惠人士知公者固少即公亦且深自韜
晦知希我貴豈不信哉

韓昌黎登華山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嘗登華岳之巔顧
眎險絕恐不可復下遂發狂痛哭因絕遺
書爲訣且譏好奇者之過華陰令百計取
之乃能下宋沈頰爲之說謂昌黎憤世之
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知止故身危
而踣蹶不知稅駕之所世儒亦信從之余
謂不然趣榮貪位孰有過於昌黎者其登
華巔而痛哭也誠有怖死之心乎及讀隱

居詩話引昌黎贈張籍詩洛邑復休告華
山窮絕徑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
此回轄金天所司刑泉神拖脩白石劍攢
高青磴蘚澆拳均梯颺颺伶俜悔狂已咋
舌垂誠仍鑽銘則沈顏之妄說益較著矣

戴逵阮瞻

晉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對使
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阮瞻亦善

鼓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
皆爲彈之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
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逵夜無忤色人皆知
安道之高抗而不知千里之以恬淡爲高
抗也

邊韶

漢邊韶嘗爲老子碑銘謂孔子學禮於老
子時年十有七歲按世家孔子年十七孟

知 卷之五 三
釐子病誠其子必師孔子故孟懿子與南
宮敬叔往學焉其次又云敬叔與孔子適
周見老子詳史之所記皆非一年中事况
孟釐子卒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蓋年
三十有五矣韶不詳究史家之旨以大聖
人事昭著耳目者而亦誤用之何貴乎五
經筭也且韶以老子與子西同傳深詆班
氏之失至於與韓非同傳何爲置而不論
韶卽爲五經筭是亦未聞道者

孫叔敖

楚孫叔敖左傳載爲蔦敖又爲蔦艾獵杜
預稱爲叔敖它書但云孫叔敖未知其名
爲饒也隸釋錄楚相孫叔敖碑乃知名饒
古之難博如此又云高相改幣乃敖革故
易俗之事乘馬三年不別牝牡皆可以補
左氏之闕

寒食

寒食節荆楚歲時記云去冬至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當是春月清明前二日或謂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元微之連昌宮詞有云初過寒食一百六特勅宮中許然燭一百六又在清明前寒食後古人寒食之節初無定時後人

既合爲一而又指爲三月之三日恐不可信民間值此節斷火凡三日齊人呼爲冷節又曰熟食又曰禁煙又按桓譚新論太原郡民以隆冬禁煙五日後漢周舉傳太原士民每冬中輒以介子推焚死之故一月寒食莫敢舉煙舉爲并州刺史以盛冬去火損殘民命禁止之俗遂頓革則此節又在冬仲非春月矣禁火三日或五日或

一月其風俗之不同乎初學記所載琴操
注又謂介子推以五月五日焚死晉文公
哀之每值是日禁民間不得舉火則寒食
之說又非冬仲是寒食之節其說有三也
及考左傳史記所紀介子推事絕無焚死
之文惟晉乘及漢劉向新序乃云子推隱
於介山文公求之不得遂以火焚其山子
推堅不出因以焚死余按晉乘文字大非

春秋時口吻其爲僞書無疑蓋傳會劉向
者不足據然亦未嘗明言春月冬中及五
月也先賢傳鄴中記皆因之余謂介子推
事當以左傳史記爲信焚死之說甚爲謬
妄晉文公好賢下士豈有賢人不肯出遂
以火焚之其說不攻自破則寒食禁火自
別有說非爲子推斷可識也余偶閱周禮
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於國中注云

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
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禁火當是周制但
司烜氏狗火禁乃出火非禁火豈欲出新
火故亦禁舊火乎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
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
食有龍忌之禁其說益明矣

上墓設烏飯

寒食節上墓其制亦未見于古獨鄭正則

祠享儀曰孔子許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
言以寒食節則四時皆可上墓矣五代史
帝紀云寒食野祭焚紙錢亦止言野祭又
未嘗明言上墓唯唐開元勅上墓以寒食
日同拜掃禮此後世寒食上墓之所由起
也夢華錄乃云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
饗墓又非以寒食也此則風俗之不同耳
余里中上墓皆以清明重陽二節獨清明

日上墓必以烏飯其法先以青礬漬米搗
楓樹葉染之亦非無謂零陵總記居人遇
寒食節以楊桐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
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乾石飶飯
楊羲與許遠遊書故服飶不即此物陶隱
居登真訣亦云太祖真人有此法又法南
大竹葉煮汁漬飯名曰黑飯故杜甫云豈
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圓明青飶
飯光潤碧霞漿余里中烏飯即此法也第
古人雖有此飯非以上墓上墓設烏飯豈
亦薦其時食之意乎

生兒詩

蘇東坡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
明誤一生惟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
公卿朱晦菴生其父松於晬日亦作詩行
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

矣
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二公皆一意也然士大夫生子而遇此時作此詩亦世道之不幸乎

以行呼

朋友相呼以行數唐宋以來皆然其俗起於北齊張稷爲豫章王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爲劉四張五前此未聞也第此等相呼雖雅亦近于狎黃山谷嘗

避暑於李氏園亭題壁云荷舞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迴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見之言於坡公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公亦改容然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足以相當矣

社稷

禮記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有子后土能

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曰共工氏有子
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句龍即后土
也厲山氏之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爲稷
是后土乃社之神柱乃稷之神矣至蔡邕
獨斷則曰周棄生而能植百穀稷乃百穀
之長因以稷名其神此說爲是蓋稷之神
乃空名非實指棄與柱社之神亦空名非
實指后土也又有祖社之社冬官左祖右

社風俗通曰共工氏有子修好遠遊沒而
祀爲社故出行者皆祀之說文云祈清道
神謂之社晉稽含社賦序有事於遠者吉
凶偕名是共工氏有二子皆爲社神矣又
有社日之社亦實無定神歷代皆以國家
所乘五行之運爲之亦無定日杜工部社
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話以爲誤不知
史記年表秦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

社乃同目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

分耳

二氏

佛藏惟四十二章經其來甚古第未知果
出于佛否維摩經亦南北朝作如小乘諸
品皆西僧爲之道經獨道德南華列禦寇
丹經黃庭陰符諸篇尚可觀其餘皆僞書
也余嘗欲取二氏書刪之佛藏擬所存者

不能十之一道藏擬所存者不能百之一
未審功力能及此否

太監雲竒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監
太監雲竒也竒南海人時竒以內使守西
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
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竒偵得之走
當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缺不能宣上

志甚左右搥箠亂下竒臂折猶奮指逆臣
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
因亟發禁兵捕之而後召竒則氣絕矣詔
贈竒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
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
王萱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司禮監太
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及
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

不及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爲
故里第石筍發并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
竒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女兒把子

今江南女兒未破瓜者額前髮縛一把子
即張子野詞垂螺近額晏小山詞雙螺未
學同心結垂螺雙螺即把子也

諸葛入蜀

諸葛孔明棄荊州入蜀蘇老泉甚詆其非
世儒多是之而不知其說本元魏崔浩之
對毛脩也詳毛脩之傳

疑馮宿代韓昌黎筆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委未有能識
之者其論佛骨疏宰執疑其同幕馮宿代
筆亦是怪事宿浙之東陽人貞元中進士
歷刑工二部侍郎有格後勅三十卷行于
世弟定審寬皆進士俱以文名

觀日出入

周穆王駕八駿欲西觀日所入處秦始皇
作石橋海上欲東觀日所出處英主好奇
類如此

東漢碑文

東漢文字碑碣之類多有不成文理者如
咸陽令唐扶頌云造立授堂四遠童冠樞

衣受業者錄千人夫以講堂爲授堂又四
遠童冠爲句其下云五六六七訓導若神
五六者用冠者五六人又六七者用童子
六七人之文也此何等語

篆體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上秦李斯真蹟不可
復觀唐李陽冰乃斯之復出也自江南徐
鼎臣鉉始變而爲肥已遠於古然猶不失

古意至元趙子昂素愛鼎臣書所作大小
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
亨濁俗如脂豕然不知子昂天資高邁所
書自過于人俗子輩塵胞陋質欲逐其迹
乃畫虎不成反類狗耳

獸名窮奇

神異經後人僞書也漢東方朔詼諧好言
奇怪故此經托名朔耳且其文甚陋而野

非朔之筆明甚第所載有獸曰窮奇者言見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見奸邪之人則擒禽獸而飼之此亦非苟作者豈有激而云然耶山海經有云邽山有獸狀如牛蝟毛曰窮奇音如嗥狗是食人郭璞注或云似虎一名神狗則實有此獸未知同否

繡襦傳奇

今俗演繡襦傳奇鄭元和殺駿馬奉妓人

李亞仙此乃元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人順時秀事也

古裝書法

今祕閣中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糊法何似偶閱王古心筆錄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經接縫如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

矣步
卷之五
三
汁飛麪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粘紙
永不脫落堅如膠漆宋世裝書豈即此法
耶

秦始皇年歲

秦始皇十二歲嗣位歲在甲寅是年漢高
祖始生始皇元年爲乙卯至二十六年庚
辰乃自立爲皇帝三十八年辛卯始崩是
在位三十七年而稱皇帝止十二年也

重見

婦人不宜稱姬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母之
姓爲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
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
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
有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
當國改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
趙姓旣於姬字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

之妾耶宋人精于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五刑

古今攷謂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起在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刻額截鼻刑足割勢四者皆肉刑也余閱黃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不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語則黃帝時已有宦者是黃帝時即有宮刑

也余意鴻荒之世禮樂刑罰雖不能如後世之詳悉第其大槩在黃帝時皆已創立五刑其或起于黃帝乎但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其墨幪其髡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按慎子云以畫跪當墨草纓當劓履扉當刑艾蹕當宮是以尚書曰五刑有服故凡

斬人體鑿其衍形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則黃帝時又似五刑未設何以有宦者請再考之

張德釗書石本孝經

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字獨孝經云不知所書何人余閱它書乃知孝經張德釗書也

德釗曾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

生而有文在手

魯公子季友生而有文在手曰友因以命之初疑其妄及閱唐元和姓纂堯之長子監明死而子生有文在手曰劉故封於劉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爲武氏又南氏姓源韻譜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長封荊州號南赤龍又鮮于氏血脉譜子仲之子曰文生而有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及長封漁

陽爲燕附庸又閻氏唐表周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閻康王封於閻城又薛氏血脉譜文王曹夫人見赤龍交而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以爲氏此皆譜牒家之言多不足信然季友之說世亦有之非妄也

戒蠟

僧家言僧臘者猶言年歲也又言戒蠟者臘當作蠟余偶閱一內典西方結夏時以蠟爲人其輕重相同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不差則爲念定而無妄想否則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故謂之曰戒蠟非年歲之臘也

受財產

李藥師受張仲堅家產張建封受裴尚書資財既居之而不辭入室之初婢僕有不

用命者即鞭撻之英雄行事大略相同

玉牒

宋朝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皆世系與朝政相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也

火葬

姑蘇火葬雖屢經禁戒恬不爲止蓋其俗自古已然矣元祐中范純仁嘗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純仁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做此仍自作記數百言曲折委致以規變薄俗而俗始稍變第姑蘇純仁之鄉也能變太原而不能變其鄉何耶

尊鱸

張季鷹見秋風起輒思蓴鱸世皆知其有
初服之想而已余閱本艸蓴鱸同羹可以
下氣止嘔豈季鷹在當時意氣鬱抑遇事
嘔逆故作此念耶

牛頭阿旁

古帝王多有云蛇身牛首者非真身如蛇
首如牛也今相家者常稱人爲鶴形虎形
其人豈真如鶴如虎哉陶弘景乃疑佛氏
所述地獄中有牛頭阿旁者爲三王五帝
何恠誕若是

鉅靈

鉅靈之迹傳載所紀多在蜀中水經所稱
鉅靈謂河神漢武帝內傳東都進一小人
長七寸東方朔謂爲鉅靈蓋名同而神異
也

皇帝王

魏了翁謂皇帝王三者皆節惠易名之謚也人主生稱皇帝自秦政始漢高帝遂因其陋至今不改是生而為謚也故三王五帝三王皆後人所謚者第今之有天下者不稱為皇帝將何稱耶安得此老復起而詰之

梅竹宜瘠地

梅與竹皆植物中有幽致者然梅以古為韻竹以堅為材故肥壤植梅雖華茂而其韻常乏以枝幹不蒼也肥壤植竹雖森發而其材常脆以枝節易蠹也宋葉夢得善種竹後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岩谷自生者其質堅實斷之如金石以為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之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於竹而悟梅不宜肥壤又於梅與竹悟人間世之瘠者為

秀林 卷之五 五
藥石而肥者爲疾疾也

藥樹監搜

元微之有詩曰松門待制應今遠藥樹監搜
搜可得知余初不曉監搜之義又疑藥樹
爲有誤及閱龐元英文昌襍錄亦爲藥樹
豈樹有名藥者耶抑或可爲藥之樹也若
監搜則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檢而以
監察御史掌之其立位在藥樹之下至大
和元年始詔停此制云

△佛書可疑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書蓋經數譯而後
成因憶契丹初入中國者實名阿保機時
李琪譔賜契丹詔乃作阿布機後有歸自
虜中云虜人實呼爲阿保非阿布也身毒
國在漢時譯作捐篤其後又譯作乾篤復
名之曰乾竺今且爲天竺矣譯者但取語

音相近不問字義云何設有人持中國所
行五千八百卷往彼土不知與當時雙樹
下語一一契合否

漢閏之誤

三歲一小閏五歲一大閏自唐虞已然若
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
后文帝皆書閏九月蓋秦之曆法不明凡
應置閏者皆總而致之於歲末也其亦據
左傳所云歸餘於終而誤用之者耶

媯媯

今世諱語宿娼客曰孤老世多不解其語
余閱要雅游媯曰媯媯媯胡故切媯力到
切皆戀惜意因憶史記秦始皇母后所幸
曰媯毒者正義云媯躬到反毒酷改反索
隱云媯姓毒名漢書注媯氏出邯鄲王邵
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與媯毒淫坐誅故

世人罵淫曰嫖毒廣韻亦云毒者無行之稱也則非名矣今之呼游婿爲姻嫖也其起於毒耶是嫖毒非姓名而索隱及漢書似誤矣

珠池

廉州珠池乃海之港也劉恂嶺表錄異記謂海邊之中有島島上有大池其底與海通豈恂之所見別有島上之池耶

烏寶

元高明有烏寶傳曰寶素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爲厭若窶子貧氓即傾心願見終不一往尤不喜儒雖暫相往來亦終不能久留也余之不能爲烏寶主人也固宜

石有生長

漢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乃磨崖也洪

適隸釋謂此碑崖石增長字體失真余頗疑之崖石豈有增長之理或苔蘚所蝕耳後遇李觀察開芳爲言晉江傅公夏器祖墓有一石笋初僅尺許歲漸生長至三尺餘公遂爲南宮第一人相墓者以此石笋爲貴徵其族人妬忌夜折之遂不復長故公位僅至員外郎乃知洪氏之言非虛也

子孫用祖宗樂

韓苑洛論樂謂祖宗之樂決不可奏於子孫之廟豈可以子孫坐于上而呈祖宗之形容哉子孫有功德者宜別爲樂蓋子孫之樂則可奏之祖宗之前以慰悅祖宗之心也此說亦近理第樂所以象成功子孫豈一一皆有成功者功之未成而欲舍祖宗之樂未知有事於廟時用樂乎不用樂乎安得苑洛復起而質之

骨董

骨董二字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朱晦菴語類乃作汨董今人作古董字其義不可曉

拾青紫

世人皆知拾青紫如拾地芥爲夏侯勝語而不知青紫二字何所本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皆官階之

極崇者故云拾青紫謂紫綬青綬也顏師古注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余因詳檢史漢諸書漢卿大夫未有服青紫者顏師古但據當時所見爾

種竹

種竹者必以五六月雖烈日無害世言五月十三日爲竹醉日可移竹余居田間好種竹不必此日凡夏月雨天皆可種也若

杜少陵詩西窻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又以
冬而種竹石林避暑錄所載嘗依少陵詩
於臘月種竹卒無一生者豈地有不同耶

持齋

宋文帝嘗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
不殺迫以身徇於世不獲從志跋摩曰刑
不失命役無勞民則風雨順時寒煖應節
百穀滋榮桑麻菀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

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食全
一禽之命然後爲齋耶噫今世之愚民無
論已余嘗見縉紳間有手不離念珠口不
離南無斷葷止酒持誦飯僧作大功德然
而貪殺甚於盜跖者豈未聞跋摩之語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